



YZLI 0890083059

An Artist of
the Floating World

浮世画家



石黑一雄作品
Kazuo Ishiguro

马爱农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YZLI 089008305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世画家 / (英) 石黑一雄著; 马爱农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 5

(石黑一雄作品系列)

书名原文: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

ISBN 978-7-5327-5437-3

I. ①浮… II. ①石… ②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3707 号

Kazuo Ishiguro

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

Copyright © Kazuo Ishiguro 1986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, 2011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9-244 号

浮世画家

[英] 石黑一雄 / 著 马爱农 / 译

责任编辑 / 管舒宁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5 字数 106,000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 - 1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5437-3/I·3171

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51-5859480

献给我的父母

一九四八年十月

如果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你走过那座在当地仍被称为“犹疑桥”的小木桥，爬上陡峭的小路，走不了多远，就能在两棵银杏树的树梢间看见我家宅子的屋顶。即使在山上没有占据这样显眼的位置，它在周围的房屋间也显得鹤立鸡群，因此，你顺着小路走上来时，会纳闷这宅子的主人会是怎样的富翁。

其实我不是富翁，而且从来没有富过。宅子之所以看上去这样壮观，是因为它是我的前任房主建造的，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杉村明。当然啦，你也许刚来到这个城市，还不熟悉杉村明这个名字。凡是二战前住在这里的人，只要一跟他们提起杉村明，他们就会告诉你，三十多年前，杉村无疑是城里最受尊敬、最德高望重的人之一。

你得知了这点，再来到山顶，站在那里看着精美的雪松

大门，围墙里大片的庭园，琉璃瓦的屋顶，还有那些美不胜收的雕梁画栋，你会疑惑我这个人何德何能，竟能拥有这样的房产。事实上，我买这座房宅出价低廉——当时甚至不到房产的真正价值的一半。由于那个时候杉村家人发起了一种十分奇特——有人会说是愚蠢——的程序，才使我得以购得这座豪宅。

说起来约莫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当时，我的情况每个月都有起色，妻子开始催促我物色一个新居。她以她惯常的远见，振振有词地阐述拥有一座跟我们地位相称的房屋有多重要——不是出于虚荣，而是考虑到孩子们将来的婚配。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，但是我们的长女节子只有十四五岁，我就没有着急物色。不过，有一年左右，每当我听说有合适的房子出售，都会记得去打听打听。记得是我的一个学生来告诉我，说杉村明去世一年之后，他的宅子准备出售。购买这样一座豪宅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，我以为这个建议是出于我的学生一向对我的过度敬重。不过我还是去打听了，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复。

一天下午，两位仪态高傲、白发苍苍的女士前来拜访，她们就是杉村明的女儿。当我表示得到这样一个显赫家庭的

关注，感到受宠若惊时，那位姐姐冷冷地告诉我，她们这么做不只是出于礼节。前几个月里，许多人都来打听她们先父的宅子，家人最后决定全部回绝，只留下四个候选人。这四个人是家庭成员根据其品行和成就，严格挑选出来的。

“父亲建造的房产必须传给一个他认可和赞赏的人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这对我们来说是第一要紧的。当然啦，情形所迫，我们也不得不从经济上来考虑，但这绝对是第二位的。因此，我们定了一个价钱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一直没有开口的妹妹递给我一个信封，她们神情凝重地注视着我把它打开。里面只有一张纸，上面用毛笔典雅地写着一个数字。我刚想表达对这么低廉的价格的惊讶，却从她们脸上的表情看出，进一步谈论价钱问题会引起反感。姐姐只是说道：“这不是为了让你们互相竞价。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超过规定价钱的数额。从现在起，我们打算要做的是进行一场信誉拍卖。”

她解释说，她们亲自前来，是代表杉村家族正式请我接受——当然啦，跟另外三位候选人一起——对我的背景和信誉的细致调查。然后从中挑出一个合适的买主。

这是一个奇怪的程序，但我觉得没理由反对。其实，这

跟男婚女嫁要走的程序差不多。而且，能被这个古老而保守的家庭认为是一个有资格的候选人，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。我表示愿意接受调查，并向她们表达了我的谢意，这时，妹妹第一次跟我说话了，她说：“小野先生，父亲是个文化人。他对艺术家非常尊重。实际上，他知道您的作品。”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自己也做了些调查，发现妹妹的话果然不假。杉村明确确实可算是热衷艺术，曾无数次出资赞助画展。我还听到一些有趣的传言：杉村家族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同意出售房宅，曾有过一些激烈的争论。最后，迫于经济压力，不得不变卖房产。交易过程中这些古怪的手续，实际上是那些不愿房产转到外人手中的人所做的一种妥协。这些安排有些专横，这是无需否认的。但在我来说，我愿意体谅一个拥有这样辉煌历史的家族的情感。但妻子对调查一事很不以为然。

“她们以为自己是誰？”她不满地说。“应该告诉她们，我们不想再跟她们发生任何关系。”

“可是有什么害处呢？”我说。“我们没有什么不愿意让她们发现的。不错，我家境不殷实，但这点杉村家的人肯定已经知道了，而她们仍然把我们看作有资格的候选人。就让

她们调查去吧，她们只会发现对我们有利的东西。”我还刻意加了一句：“实际上，她们所做的事，就跟我们要跟她们联姻差不多。我们必须慢慢习惯这类事情。”

而且，“信誉拍卖”——用那位姐姐的话——的想法确实值得赞许。我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用这种方法解决更多的问题。这样的竞争要值得称道得多，它用以评判的不是某人的钱包大小，而是他的道德操守和成就。我仍然记得，当我得知杉村一家——经过最为周密彻底的调查之后——认为我最有资格买下他们如此珍视的那座房子时，我内心深处曾感到多么满足。毫无疑问，这座房子也值得我们忍受一些麻烦，它外表壮观、盛气凌人，里面却是精心挑选的色彩柔和的天然木料，我们住在里面之后才发现，这座房子特别有助于放松心情，安享宁静。

然而，在交易期间，杉村一家的专横显而易见，有些家庭成员毫不掩饰他们对我们的敌意，换了一个不太善解人意的买主，准会觉得受到冒犯，放弃这笔买卖。即使到了后来，我有时还会碰到杉村家的一些人，他们不是礼貌地跟我寒暄，而是站在大街上盘问我那所宅子的状况，以及我对它做了什么改造。

最近，我很少听到杉村家人的消息了。不过日本投降后不久，曾经来找我商量售房事宜的两姐妹中的妹妹，突然前来拜访。连年的战争把她变成了一个消瘦的、弱不禁风的老太太。她以他们家族一贯的作风，毫不掩饰地表示她只关心宅子在战争中受的损害，而并不关心住在宅子里的人。听了我和健二的遭遇，她只是淡淡地表示了几句同情，然后就对炸弹造成的破坏提出一大堆问题。这使我一开始对她非常反感，可是后来我注意到，她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打量着房子，还有，她斟酌词句的时候会突然停住话头，于是，我理解了她再次回到这座老宅的百感交集的激动心情。后来我推测，出售房宅时还活着的那些家人如今想必都去世了，我开始对她产生恻隐之心，便提出带她四处看看。

宅子在战争中遭到一些破坏。杉村明在房子东边建了厢房，共有三间大屋，有一道长廊跟主宅相连，长廊横贯主宅一侧的庭园。长廊从头至尾精美繁华，有人说杉村建造长廊——以及东厢房——是为了他的父母，他希望跟父母保持距离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道长廊是宅子里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。下午，外面的繁枝茂叶把光和影投洒在整个长廊，人走在里面，就像在庭院隧道里穿行一般。炸弹造成的破坏主要

是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在庭院里审视长廊时，我看见杉村小姐难过得两眼垂泪。此时，我先前对这位老太太的不满情绪早已烟消云散，我一再向她保证，一有机会就把受损的地方修好，让宅子恢复她父亲当初建造的样子。

我信誓旦旦的时候，并不知道物资仍然这么匮乏。日本投降之后很长时间，我们经常要等上好几个星期，才能等来一片木头或一包钉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尽量先照顾主宅——它也没有逃过战争的破坏，庭院走廊和东厢房的修理进展缓慢。我想尽办法防止出现严重的衰败，但宅子的那个部分始终没能开放。而且，现在这里只剩下我和仙子，似乎也不需要扩大我们的生活空间。

今天，如果我领你走到宅子后面，拉开厚重的纱门，让你看看杉村庭院里长廊的遗迹，你仍然会感受到它当初的奇妙壮观。但是毫无疑问，你也会注意到我未能阻挡的蛛网和霉斑，以及天花板上大大的裂缝，只用防水帆布盖着，遮挡天空。有时，天刚亮，我拉开纱门，发现一道道绚丽的阳光透过防水帆布照射下来，映出悬在空气中的尘雾，就好像天花板是刚刚塌下来的一般。

除了长廊和东厢房，受损最严重的是阳台。我们家的

人，特别是我的两个女儿，以前总是喜欢坐在那里消磨时光，聊天，欣赏园子。因此，日本投降后，节子——我已婚的女儿——第一次来看我们时，阳台的情形让她感到难过极了。那时我已经把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修好了，但阳台的一端仍然高低不平，满是裂缝，因为当年的炸弹把地板都掀了起来。阳台顶上也遭到破坏，一到下雨天，我们就不得不在地上摆一排容器，接上面漏下来的雨水。

不过，在过去的这一年，我总算取得了一些进展，到节子上个月又来看我们的时候，阳台已经差不多修复了。因为姐姐回来，仙子专门请假在家，加上天气不错，我的两个女儿许多时间都呆在外面，就像过去一样。我经常跟她们一起凑热闹，有时候，时光又像回到了很久以前，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全家人一起坐在那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上个月的有一天——应该是节子到来后的第二天早晨——我们吃过早饭，一起坐在阳台上，仙子说道：

“节子，你终于来了，我总算松了口气。你可以把爸爸从我手里暂时接过去了。”

“仙子，说实在的……”她的姐姐在垫子上不安地蠕动着。

“爸爸现在退休了，需要人好好照顾呢，”仙子继续说，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，“你得让他有点事做，不然他就会感到郁闷。”

“说实在的……”节子紧张地笑笑，然后叹了口气，把目光转向园子。“枫树似乎完全恢复了，看上去多么精神啊。”

“节子大概根本不知道你最近是个什么情况，爸爸。她只记得你当年是个暴君，把我们支使得团团转。你现在温和多了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我笑了一声，向节子表明这都是在开玩笑，然而我的长女还是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。仙子又转向姐姐，接着说道，“但是他确实需要人好好照料，整天呆在家里闷闷不乐。”

“她又在胡说八道了，”我插嘴说，“如果我整天郁闷，这些东西是怎么修好的呢？”

“是啊，”节子说着，笑眯眯地转向我。“房子现在看上去棒极了。爸爸一定干得很辛苦。”

“苦活累活都有人来帮他干，”仙子说，“看来你不相信我的话，节子。爸爸现在大不一样了。你不用再害怕他。他脾气温柔随和多了。”

“仙子，说实在的……”

“他偶尔还自己做饭呢。你都不会相信，是不是？最近爸爸的厨艺可是大有长进。”

“仙子，这件事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。”节子轻声说。

“是不是这样，爸爸？你的进步可真不小。”

我又笑了笑，疲惫地摇摇头。我记得就在这个时候，仙子把脸转向园子，对着阳光闭上双眼，说道：

“我说，等我结了婚，他可不能指望我回来做饭了。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哪还有空照顾爸爸。”

仙子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的姐姐——刚才一直拘谨地望着别处——用询问的目光飞快地看了我一眼。她立刻又转移视线，因为必须回应仙子的笑容。但是节子的神态举止中出现了一种新的、更深沉的不安，幸好这时候她的小儿子在阳台上奔跑，飞快地从我们身边蹿过，使她有机会改变话题，她似乎松了口气。

“一郎，安静点！”她冲着儿子的背影喊道。

一郎一直跟父母住在现代化的公寓里，现在见到我们老宅这么宽敞，毫无疑问是被迷住了。他似乎不像我们这样喜欢在阳台上闲坐，而是喜欢以很快的速度从阳台一头跑到另一头，有时还在擦得铮亮的地板上滑行。他不止一次差点儿

打翻了我们的茶盘，他母亲一直叫他安稳地坐下来，但收效甚微。这次也是，节子叫他跟我们一起坐在垫子上，他却不肯，只在阳台那头生气。

“过来，一郎，”我喊道，“我一直跟女人聊天，已经聊腻了。你过来坐在我旁边，我们谈谈男子汉的话题。”

这一招很灵，他立刻就过来了。他把垫子放在我身边，端端正正地坐好，小手背在后面，肩膀挺得笔直。

“外公，”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“我有个问题。”

“好的，一郎，什么问题？”

“我想知道怪兽的事。”

“怪兽？”

“它是史前的吗？”

“史前？这样的词你都知道？你准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”

这时候，一郎的架子端不住了。他放弃了正襟危坐，仰面滚在地上，开始把双脚悬在半空踢蹬。

“一郎！”节子焦急地压低声音喊道。“在外公面前这么没有教养。快坐好了！”

听了这话，一郎只是让双脚懒洋洋地落到地板上。他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外公，”他用困意蒙眬的声音说，“怪兽是史前的吗？”

“什么怪兽，一郎？”

“请原谅他，”节子说，脸上带着紧张不安的笑容，“我们昨天来的时候，火车站外面贴着一张电影海报。他纠缠了出租车司机一路，问了人家许多问题。不巧的是我自己没有看见那张海报。”

“外公！怪兽到底是不是史前的？我想听到一个答案！”

“一郎！”他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“我不能肯定，一郎。我认为我们必须看了电影才知道。”

“那什么时候看电影呢？”

“唔。你最好跟你母亲商量一下。这种事说不好，也许电影太恐怖了，不适合小孩子看。”

我说这话没有惹恼他的意思，但是外孙的反应吓了我一跳。他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气呼呼地瞪着我，嘴里喊道：“你怎么敢！你说什么呀！”

“一郎！”节子惊愕地叫道。可是一郎继续用那种最吓人的目光看着我，他母亲只好从自己的垫子上起身，走了过来。“一郎！”她摇晃着他的胳膊，轻声地说。“不许那样瞪着

外公。”

听了这话，一郎又躺倒在地，悬空踢蹬双脚。他母亲又朝我不安地笑了笑。

“这么没有教养。”她说。她似乎不知道再说点什么，便又笑了笑。

“一郎君，”仙子说着，站了起来，“你为什么不来帮我收拾收拾早饭的东西呢？”

“女人干的活。”一郎说，两只脚仍然乱踢着。

“这么说一郎不肯帮我喽？这就麻烦了。桌子这么重，我力气这么小，一个人可没法把它搬走。不知道有谁能帮我呢？”

话音未落，一郎一跃而起，看也不看我们一眼，大步走进屋去。仙子呵呵笑着，跟了进去。

节子看了一眼他们的背影，然后端起茶壶，给我斟满。“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，”她说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“我说的是仙子的婚事。”

“没有那么严重，”我说，摇了摇头，“实际上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这才刚刚开始。”

“请原谅，可是听了仙子刚才的话，我自然以为事情多半